

# 馬丁路德——大公思想的重視

聶世和（Peter Neuner）著<sup>1</sup>；王維瑩 譯<sup>2</sup>

長久以來，人們對馬丁路德所描繪的形象有非常懸殊的差異。每到宗教改革的百年紀念，隨著路德宗教會的發展，對馬丁路德的形象提出很多看法。而在天主教會一方，對路德的形象，過去大都視之為教會的分裂者，直到 1939 年洛茨（Joseph Adam Lortz, 1887~1975）所著關於宗教改革的歷史書籍中，才嘗試接受路德是一位宗教改革者。1970 年，樞機主教維勒布蘭德（Johannes Willebrands, 1909~2006）認定路德是眾教會共同的教師。在宗教改革五百年後的 2017 年，開始以合一教會的觀點看待這個事件，天主教會和德國福音派教會共同喚起回憶的療癒，為基督作見證，並通告關於成義的信理。這些都顯示了路德信理的核心，眾教會能夠在現今的世代做出正確的解釋，給予明確的答覆。

## 前 言

在宗教改革之後的五百年間，人們對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

<sup>1</sup> 本文作者：聶世和（Peter Neuner）教授，德國當代著名神學家。1941 年生於德國慕尼黑；1966 年晉鐸；1976 年獲慕尼黑大學神學博士學位。曾先後任教於德國帕紹（Passau）大學及慕尼黑大學，並且是慕尼黑大學基督宗教合一研究所的創始人及主任。神學研究領域為大公思想及天主教會內的現代主義思潮，著作豐富。本文承蒙譯者王維瑩——希伯來聖經教室負責人、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暨基督教台灣浸信會神學院兼任助理教授——協助中譯；及谷寒松神父的審稿校對，特此致謝。

1483~1546) 所描繪的形象，大都在他提出的神學思想，多過他是一個威丁堡 (Wittenberg) 的改教者。在十六世紀的後半葉，有關路德的著作和生活中，為人知悉和可取得的資料中，對路德形象的描寫都忽略了他是改教者這個事實，且各種描述之間有顯著的差異。路德就像是一片投影的螢幕，在這個螢幕上人們按著教會對他的理解作出投影片，好藉由他或否定他以找到證明支持自己的想法。首先評論路德的就是教會，教會引用他的話作為證明，天主教會也是如此，天主教會或者不友善地否定路德，或者嘗試很小心地接受他。還有教會之外對路德的評論，人們把路德視為德國人的典範、良心自由的代表、個人權益的鬥士、思想的先驅或社會變革的推動者。

在 2017 年的宗教改革周年，對路德形象主要的評論傾向，是把他視為合一教會 (Ökumene)<sup>3</sup> 的代表人物。會產生這種超越爭執的論點，乃是過去所有宗教改革周年紀念所留下的印記，雖然這並不符合樞機主教卡斯培 (Walter Kasper, 1933~) 對他正確的評論：「路德本人不是促進合一教會的人 (Ökumeniker)」<sup>4</sup>。今天合一教會要透過路德證明其觀念，這樣的做法是有疑義的。概覽路德在歷史中不同形象的轉變，必須小心避免流行的趨勢，儘管教會合一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但也不能毫無疑問地

---

<sup>3</sup> 譯註：Ökumene 為合一教會或普世教會，是指全球基督宗教各宗派合一，重新聯合的理念和運動。

<sup>4</sup> 參：Walter Kasper, *Martin Luther. Eine ökumenische Perspektive* (暫譯《馬丁路德：合一運動的觀點》；Ostfildern, 2016)，pp.9, 60。

把路德當成這種合一運動的代表人物。官方的合一，僅是誇張的說詞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標記，就像在 2017 年宗教改革周年所見到的；至於教會要能實際地共同生活，其信徒不致經常因一點差異就被拒絕，這就不是僅靠改革者的呼籲就能達成的。

然而，路德的神學思想超越了教會分裂所帶來的豐富結果卻是無庸置疑的<sup>5</sup>。為避免陷入過於輕率和不恰當地解釋路德的思想，首先要理解路德神學曾經在改教時期受到的粗暴不友善的對立和譴責；再看看路德所陳述的那些極為尖銳和強硬的教條，而那些教條都是在爭執過後雙方能共同認知的道理<sup>6</sup>。

## 一、贖罪卷（大赦卷）引發的爭議

贖罪卷點燃了路德改教的火焰；在贖罪卷背後，是人們必須為每一個過犯贖罪的想法。罪惡違抗了天主，必須補贖，在告解中被寬恕的過犯也要贖罪。贖罪的行動包括了朝聖、祈禱、奉獻和禁食；人在死後的審判臺前應該作足這些贖罪的行動，否則就必須在煉獄中承受罪惡的刑罰。

然而沒有人知道，自己贖罪的行動是否已經作得足夠了，使他死後能夠處於永遠福樂的景況，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聖

---

<sup>5</sup> 除上註卡斯培的作品外，亦參：Peter Neuner, *Martin Luthers Reformation. Eine katholische Würdigung* (暫譯《馬丁路德的改革：天主教會的重視》；Freiburg-Basel-Wien, 2017)。

<sup>6</sup> 參：“Martin Luther in ökumenischer Perspektive. Eine katholische Würdigung” (暫譯《在合一運動觀點中的馬丁路德：天主教會的重視》)，in *Zur Debatte* 46 (2016 Heft 7) S. 1~8。

人們所作的贖罪行動是超過他的罪惡所需的，使他們能有「剩餘」（Überschuss），作為聖人團體的教會則因此受益。人贖罪的行動與基督贖罪的工作共同形成教會救恩的寶庫，所有信徒都能分享。教宗能把這些寶藏分配給不同的罪惡作為贖罪的形式。因此，贖罪觀的根源就是人們信賴他們與眾聖人的團體，藉由教會的代求，使他們從罪惡和地獄的恐懼中得到釋放。

當人們能夠購買贖罪卷以得到永生的福樂，贖罪的觀念與金錢交易掛勾，必然會產生問題。甚至，贖罪卷還因著購買者的經濟能力不同，而有價格的差異；窮困者因而沒有用金錢贖罪的機會。這種事情在十五世紀時就已經使人憤怒。十六世紀初，羅馬教廷有急迫的經濟需求，教宗們建築了宏偉的伯多祿大教堂（Peterskirche）；這個建築奢華的文藝復興風格，耗費了大量金錢。羅馬教廷需要金錢，因此抬高了贖罪卷的金額，發行了伯多祿贖罪卷（Petersablass brief）。在德國布蘭登堡（Brandenburg）的亞爾伯特（Albrecht），想要成為邁因（Mainz）的大主教，並藉此成為選帝侯<sup>7</sup>，他必須付給梵蒂岡（Vatikan）一筆錢財使自己從被禁止的多重職位中得到豁免，甚至當時他已經是馬德堡（Magdeburg）的大主教了。為了清償賒欠奧格斯堡（Augsburg）貴族世家的款項，他開放自己管轄的教區出售伯多祿贖罪卷，並取得其中半數的利潤。

路德起來反對贖罪卷的徵收員——道明會修士（Dominikaner）

---

<sup>7</sup> 譯註：選帝侯是在德國有權選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諸侯。

特策爾 (Johann Tetzel, 約 1465~1519) 時，他並不知道贖罪卷協議的細節。這種贖罪卷所承諾的，不僅是免除教會的處罰，還能赦免罪惡，甚至是最嚴重的罪，就像流傳所說的大罪：「如果有誰使童貞女瑪利亞懷了身孕」<sup>8</sup>。全大赦贖罪卷 (vollkommener Ablass brief) 還有預防的功效，能保護人免於將來犯罪所受的刑罰，使人把未來所犯的罪都赦免得乾乾淨淨。贖罪卷也適用於已經去世的人，使他們能脫離在煉獄中的折磨。從特策爾為推銷贖罪卷的講道中，可歸納出一個貼切的笑話：「當金錢投入箱子裡的聲音響起，靈魂都跳躍到天上」。

顯而易見地，有許多人相信贖罪卷能確保他們死後獲得永生的福樂；人們這種對贖罪卷抱持的信念，也是路德認為絕對需要破除的。路德在威丁堡大學得到博士學位後，留在那個新創設的大學擔任教職。他身為一個神學家，非常忠實於聖經，覺得自己有責任維護聖經正確的信理，因此起來挑戰贖罪卷這種錯誤信理。路德尋求教區主管的樞機主教——布蘭登堡的亞爾伯特的協助，請求他對贖罪卷有較好的指示。為達此目的，路德在 1517 年 10 月 31 日發表了九十五條論點，這些論點就成了改教的開端。

論點中說道：「誰相信透過贖罪卷能確定獲得永生的福樂，

<sup>8</sup> 引自路德的第 75 條論點 (WA I, 530 頁)。以下有關贖罪卷的資料均引自路德的論文，參考書目同上。譯註：路德論點的集結威馬版本 (Weimarer Ausgabe) 共有 119 冊，分別為席間演說 TR (Tischreden) 6 冊、德文聖經 DB (Deutsche Bibel) 15 冊、往返書信 BR (Briefwechsel) 18 冊和著作 WA (Werke/Schriften) 80 冊。

他必永遠與教導他的人受咒詛下地獄」(第 32 條論點)。改教運動後續的蔓延，都是由路德的論點所引發的，其中最具爆炸性的論點，是針對教宗在贖罪卷上的權力，他說：「教宗不能豁免任何刑罰，就如那些照著個人決定或教會會議所懲處的」(第 5 條論點)。一張「全大赦贖罪卷」與所有的刑罰毫無關聯，只有與那些被教宗懲處的人有關(第 20 條論點)。毫無疑問地，九十五條論點也包含了對教宗的批評：「基督才是人們學習的對象。如果教宗知道，贖罪卷是如何勒索人們的金錢，他就寧願把伯多祿大教堂燒為灰燼，勝過這個教堂用他羊群的皮肉和骨頭建造起他的刑罰」(第 50 條論點)。

路德將這九十五條論點和一封極其謙卑恭敬的正式書信送交大主教亞爾伯特，同時將它們印為傳單，並透過校工張貼在公佈欄，也就是威丁堡大學城堡教堂的大門上。路德也邀請人作公開的學術辯論。這些論點帶來了完全沒有想到的迴響，它們被翻印，並在短短數週之間傳遍各處。路德意外地成為改教運動的風雲人物，這本不是路德想得到的，也不是路德生命中從天主承受的召叫。販賣贖罪卷的作法被迅速收回。

## 二、羅馬教廷的訴訟且教宗判定路德為反基督

贖罪卷的販售遭到破壞，激怒了邁因的大主教亞爾伯特，他將路德的論點交給正統裁決庭審查，並將它們送到了羅馬。起初這些論點在羅馬並未受到重視，認為這只是一個年輕的薩克森(Sachsen)修士提出的質問，根本微不足道。他們認為薩克

森位於文明世界的邊緣，而路德是出自日耳曼的一個野蠻和庸俗的人，不了解深奧的士林神哲學思想。

路德在 1518 年 10 月被傳喚去奧格斯堡的國會，接受樞機主教賈耶坦 (Cajetan, Thomas de Vio, 1469~1534) 要求他撤銷九十五條論點的判決，被路德拒絕了。1519 年路德在萊比錫 (Leipzig) 與英戈爾斯塔特 (Ingolstadt) 大學的教授埃克 (Johannes Eck, 1486~1543) 辯論，埃克將這場爭執的核心問題轉為教宗的權力，他意圖將路德逼入死角，把路德說成是胡斯 (Jan Hus, 1372~1415) 的追隨者。胡斯是在路德之前一百年的人，他因猛烈地批評教會的階級制度而被康士坦斯 (Konstanz) 大公會議判處火柱死刑，結束生命。路德在辯論中被迫說出「大公會議也會有錯」，使他的身分成為與胡斯相同。

埃克宣稱路德是一個異教徒，並認為自己取得了辯論的勝利。其實路德陳述的是，一個個別的基督徒如果站在更好的立場——即聖經所贊同的立場，那麼他的觀點應該比教宗或大公會議的一員更有份量；他的反對應該是合理的。路德抗議的事件在無法遏止的情況下，持續發展。幾個月後，路德有關教宗的談話，情勢還是非常嚴峻。路德在 1518 年寫了一個有關贖罪卷的說明書給教宗良十世 (Leo X, 1513~1521)，明顯地證明他對教宗仍然是忠誠的。在這個說明書的結語，他寫道：

「因此，最神聖的父阿，我將自己呈獻於你的神聖，並把我所有的交付給你，包括我和我所擁有的。隨你所喜悅，讓我活或讓我死，同意我的作為或是棄絕它。我將把

你的聲音視為基督的聲音，是基督在你裡面掌權並說話。<sup>9</sup>」

路德對教宗的忠誠，是人們無法形容的。

路德仍然期待，教宗能夠認可他的信理，且照著福音的信息修正教會的作法，但他並沒有如願。在這種如臨末日的緊張中，路德陷入很大的疑惑，到底教宗制度是不是聖經所預言的「反基督」(Antichrist)正在實現。他說：

「我不知道，是否教宗本身就是反基督，或者至少他差派的使者是反基督，若是如此，基督是可憐地因他死亡並被釘在十字架上。<sup>10</sup>」

1520 年春天，路德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說：「我在極度的恐懼中，令我幾乎不再懷疑，教宗就是反基督，就是這世界照著普遍的想法所期待的」<sup>11</sup>。1520 年，在教廷發出了咒詛路德的通諭之後，路德寫道：如果教宗不把這則通諭收回，他就是「天主的仇敵，基督的逼迫者，基督宗教的毀滅者和十足的反基督」<sup>12</sup>。同年 12 月 10 日，在一場公開抗爭活動中，路德把這則通諭焚毀，同時還把教會法典和士林神哲學的教科書一併燒毀。這就是路德決定的行動，他以此行動與教宗管轄的教會 (Papstkirche) 決裂，並在 1521 年 1 月 3 日自願被逐出教會。現在他毫無條件地認定教宗就是反基督，他說：「如同我們不把

---

<sup>9</sup> 參路德論點：WA 1，529 頁。

<sup>10</sup> 參路德論點：WA BR 1，359 頁。

<sup>11</sup> 參路德論點：WA BR 2，48 頁及以下。

<sup>12</sup> 參路德論點：WA 6，629 頁。



魔鬼作為我們的主或天主崇拜，我們也不把宗徒、教宗或反基督當成我們的領袖或主崇拜」<sup>13</sup>。這場論戰的最高潮，是路德在1545年寫道：「反抗由魔鬼所建立的羅馬教宗制度」<sup>14</sup>。

路德這種戲劇性的表述，針對的並非是教宗這個人，而是他所代表的制度；教宗制度出賣了福音，現在又阻止了向尋求和發問的人們宣講福音。路德對於教宗的言論，始終是有條件、語帶保留的<sup>15</sup>；他說：如果教宗這樣處理，他就是反基督。路德還在一篇施馬加登信條（Schmalkaldische Artikel）<sup>16</sup>中提及，如果教宗容許福音，並可傳揚福音，他就「不僅要牽手愛戴教宗，還要親吻他的腳」<sup>17</sup>。

此時的羅馬教廷弊端叢生，對教廷和教宗生活方式均有批

---

<sup>13</sup> 參路德論點：BSELK，432頁。譯註：BSELK是Bekenntnisschriften der Evangelisch-Lutherischen Kirche的縮寫，意為福音派路德宗教會的信仰告白集成，是在十六世紀馬丁路德改教後所作。

<sup>14</sup> 參路德論點：WA 54，206~299頁。

<sup>15</sup> 參：Harding Meyer, "Das Papsttum bei Luther und in den lutherischen Bekenntnisschriften" (暫譯〈路德和路德宗的信仰告白對教宗制度的觀點〉)，in Karl Lehmann/ Wolfhart Pannenberg (Hg), *Lehrverurteilungen - kirchentrennend? Bd. III*, Freiburg i. Br. / Göttingen 1990, S. 306~328, hier S. 318。

<sup>16</sup> 譯註：施馬加登（Schmalkalden）是德國東部的一個城市，1537年2月路德與其他學者在此親筆書寫了改革宗的信仰條文，聲明可接受在福音最高權威下的教宗領導權。1544年這些條文提升為信仰告白，後來被列入基督教法典，成為福音派路德宗的信仰基礎。

<sup>17</sup> 參路德論點：WA 40 I，181頁。

評：許多主教對改教事件的爭議並不站在教廷中央的立場，他們認為路德只是闡述在教宗管轄的教會對福音的信仰減弱了。路德與教宗的爭論，點燃的風暴不是在明顯的弊端；路德在羅馬停留期間的經歷，並不影響路德對教宗和教廷的信任。路德憤怒批評的，並非個別的教宗，乃是整個教宗制度。如果人們認為宗教改革是因當時公認的弊端所引發，就是對這個事件認識得不够深入。這些弊端挑起路德的批評並使他成為「改革者」(Reformer)，路德原先並沒有要成為一個「改教者」(Reformator)。

### 三、路德之形象在歷史中的轉變

歷史對一個人的評價，在他去世之後，總是有隨著時代改變的特性。這種特性由每次遇見年數 17 的改教百年慶典，表現於對路德的評價中<sup>18</sup>。人們總是對路德有不同的評價：

- ◇ 1617 年認為路德是真實教導的代表人物，路德似乎成為新的正統信仰不會有錯的先知。
- ◇ 1717 年在虔信主義的框架下，路德的信理成為虔信主義背後重要的基礎。路德被頌揚為宗教的天才，他將基督宗教的信息集中在信息的核心基督，開展與基督活潑的經驗，人們必須以這樣的經歷追隨基督。
- ◇ 1817 年教會澄清了路德被逐出教會的處罰，他被頌揚為

---

<sup>18</sup> 參：Harry Oelke, "Reformationsjubiläen gestern und heute" (暫譯《昨日和今日的改教運動周年慶》), in *Pastoraltheologie* 105 (2016) S. 21-43。

一個憑良知行動的英雄、理性之光的代表人物、反對羅馬教宗的迷信和中世紀的黑暗思想。此時，人們對路德的信理比較不感興趣，頌揚他對自我個體的揭露、自由思想，以及對威權的抗爭。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把路德描述為一個新時代的英雄，因為路德到達了「從無盡的紛爭出來……心靈朝向他自我和解的意識」<sup>19</sup>，並帶來了「人自身是自由的人」<sup>20</sup>的認知。改革的基督新教展現了自由，他們認為自己實現了福音，羅馬天主教會的法理和意義對他們而言是作為先導者。基督新教同時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發明了所有現代的科學成就，在此期間，人們展現出要勝過一切、趕上一切的企圖，並將過錯歸因於中世紀和天主教會。

路德在歷史上的形象，在天主教會方面重新檢視了與中世紀密切相關的想法，使人能夠對路德的宗教形象有比較中庸的看法。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總結路德的形象說：「藉由路德的宗教改革，展開了一個新時代。在1517年10月31日，在威丁堡城堡教堂大門上的沉重一擊，引導了這個新時

---

<sup>19</sup> 參：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暫譯〈關於哲學歷史的講述〉），Bd. 3, Leipzig 1982, 128。

<sup>20</sup> 參：Heinrich Bornkamm, *Luther im Spiegel der deutschen Geistesgeschichte*（暫譯《在德國思想史映照下的路德》），2. Aufl. Göttingen 1970。

代的開始」<sup>21</sup>。對此，羅馬教廷今天還引述當代出版的著作說：「從世界歷史的頁面抹去了宗教改革，時代的巨輪就轉回了中世紀」<sup>22</sup>。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有些羅馬教廷反學術的命令，更使得基督新教的信徒以宗教改革的形象，表現了長久的優越感。

在 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路德被當成真實的德國人，被召喚來抵擋羅馬教宗和西班牙的皇帝，他成了在法國戰壕中和在德國故鄉前線的德軍榜樣。他也被當作政治意識型態的人物，國家社會主義也用他作為真實德國人的表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在所有這些作為抗爭者的路德形象中，有一個是保持不變的：路德總是被視為教宗的反對者和仇敵被頌揚，把教宗看成反基督來作戰，人們持續的如此看待路德，就好像這是他與生俱來的任務。因此，這種否定教宗的立場，就成了福音派基督教會的本質。

從這方面看，天主教會對路德的觀點與福音派教會一致，路德被視為教會的分裂者，幾乎沒有例外。宗教改革過了幾百

---

<sup>21</sup> 這是 Harnack 一個廣傳的代表性立場的陳述，沒有完全被證實。

參：Aldolf v. Harnack, *Erforschtes und Erlebtes* (暫譯《被研究的和被經歷的》), Giessen 1923, 110。

<sup>22</sup> 參：Heinz Schilling, "Luther und die Reformation 1517~2017" (暫譯《路德和 1517~2017 的宗教改革》), in Uwe Swarat/Thomas Söding (Hg.), *Heillos gespalten? Segensreich erneuert? 500 Jahre Reformation in der Vielfalt ökumenischer Perspektiven*, Freiburg i. Br. 2016, 17~28, hier 17f。

年，但天主教會對路德的印象仍然深受科赫洛伊斯（Dechant Johannes Cochläus, 1479~1552）於 1549 年的著作《有關馬丁路德生活與著作之註解》（*Commentaria de actis et scriptis Martini Lutheri*）所影響，而這個著作是他在路德去世僅僅三年之後出版的。科赫洛伊斯描述路德是「教會團結的毀滅者、毫無廉恥的煽動者和狂妄放肆的革命者，無數的靈魂因著他的異教落入沉淪，他帶給德國和基督宗教無止盡的痛苦」<sup>23</sup>。他的作品持續影響了幾乎四百年，成為天主教會對於認知路德形象最重要的來源。尤其是路德的作品被列入禁書目錄，天主教信徒不允許閱讀，使科赫洛伊斯壟斷了認識路德的資訊，甚至為了學術研究的目的都無法得到閱讀路德作品的許可。科赫洛伊斯批評路德說：

「宗教改革來自思想陳腐的敗壞修士，來自一個貪酒好鬥、獲得自由的奴隸，來自一個革命者和異教的頭目，來自一個教會分裂者，教會以令人恐懼的穩定分裂了數百年。<sup>24</sup>」

到了十九世紀，從法蘭克福（Frankfurt）到慕尼黑（München），出現了一位年輕的教會歷史學家德林格（Ignaz von Döllinger，

---

<sup>23</sup> 參：Hubert Jedin, "Wandlungen des Lutherbildes i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ngeschichtsschreibung"（暫譯〈天主教會歷史文獻中的路德形象的轉變〉），in *Wandlungen des Lutherbilds* (Studien und Berichte der katholischen Akademie in Bayern, Heft 36), Würzburg 1966, S. 80。

<sup>24</sup> 參：同上，84 頁。

1799~1890)，他在其巨著《宗教改革》(*Die Reformation*)<sup>25</sup>中補充了天主教會對路德形象的描述。他認為路德是一個道德和善良風俗的毀壞者，甚至附上來自宗教改革的各階層眾多廣博的文獻資料，包括路德有關惟獨信德的信理和他所謂的拒絕善行，導致社會各階層的道德崩潰。宗教改革時期響亮的口號說：「新的信理是從信德而來，從行為而來的信理是有害的。因此人們認為，惟獨信德就得到救恩，使人們有理由過一種非基督徒的異教徒生活」<sup>26</sup>。有關成義的信理，發揮有如一塊磁鐵的作用，吸引人加入追隨路德的行列，這些人想要透過路德的信理解除道德的義務。

德林格這種對宗教改革者形象的說法，也在流傳很廣的韋茲爾和韋爾特所著的《教會辭典》當中出現。雖然德林格已在1890年去世，且早就不再抱持這種想法了，但在1893年《教會辭典》再版時，仍然採納了這篇文章<sup>27</sup>。其實，德林格在1872年的數次演講，對於路德的形象，有完全不同描述。他說：

「沒有任何一個德國人有那樣的天賦，像路德那樣直

---

<sup>25</sup> 參：Ignaz v. Döllinger, *Die Reformation, ihre innere Entwicklung und ihre Wirkungen im Umfange des Lutherischen Bekenntnisses* (暫譯《宗教改革，在路德宗信仰告白的篇幅中內在的發展和作用》)，3 Bde., Regensburg 1846~1848。亦參：Peter Neuner, *Döllinger als Theologe der Ökumene* (暫譯《德林格作為合一教會的神學家》)，Paderborn u.a. 1979)。

<sup>26</sup> 參：同上，第一冊，136頁。

<sup>27</sup> 參：Wetzer und Welte's *Kirchenlexikon* (韋茲爾和韋爾特所著的《教會辭典》)，2. Aufl., Freiburg/München 1893, Bd.8, Sp. 308~347。

覺地了解他的同胞，並重新對這個國家有全面的認識；我想要說，我可能也會被他所吸引，就像這個奧古斯丁會的修士在威丁堡所作的。<sup>28</sup>」

路德給了他的百姓「語言、民眾教科書、聖經、教會詩歌。所有反對他的人給他的答覆，比較起路德有吸引力的口才，都顯得虛弱、無力和單調平淡。他們結結巴巴，而路德侃侃而談」。現在，德林格認為教會的分裂，羅馬教廷要承擔比較多的責任。德林格因為拒絕接受第一屆大公會議有關教宗的信理，在1871年被逐出教會，致使他這些晚期提出來的說法，幾乎沒有造成什麼果效，天主教會的神學和教會盡可能地不聽他的說法，也不受他任何影響。

二十世紀初，德尼夫勒（Heinrich Denifle, 1844~1905）跟隨科赫洛伊斯路線，批判路德，並在其論文中說：路德自己發明了成義的信理，是爲了把他放蕩不節制的生活合法化。還有格里薩爾（Hartmut Grisar, 1845~1932），他從心理學觀點說路德的信理來自兒童時期的艱困，以及他對尋求宣告無罪有病態的疑慮。總之，天主教會的教會歷史文獻，就如他們的系統神學，都不自覺地受了科赫洛伊斯長久的影響。

這種情況直到1939年，在洛茨（Joseph Lortz, 1887~1975）所著

<sup>28</sup> 被發表的：Ignaz v. Döllinger, *Üb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Sieben Vorträge, gehalten zu München im Jahr 1872*, Nördlingen 1888, S. 53. 德林格在1872年於慕尼黑舉行的七場演講，題目〈關於基督教會的再次合一〉。

的《在德國的宗教改革》兩冊書<sup>29</sup>，宗教改革歷史才有了突破。洛茨以正面的觀點描述路德，描述路德身爲一個修士，是認真的基督徒，過著嚴謹的修道生活，因自覺有罪的經驗，卻被當時教會的作法帶到沉重的良知危機，迫使他有新的思考，導致了宗教改革。洛茨認爲造成教會分裂的罪過不應由路德承擔，反而當時的教會必須承擔大部分的責任。教會至少可以把路德的教導多些當作他所提的意見容忍，也能照顧到實行的問題，而不要直截地挑起批評<sup>30</sup>。許多這些弊端後來在特利騰大公會議被批判和革除了，但想要阻止教會分裂的進展，這樣的作法已經太遲了。

洛茨評論路德具有深度的宗教性格。從路德的著作，人們能夠感受到路德內在的激動，他的生命充滿了全心全意信賴天主的心志，這可以從他提出的口號「惟獨信德」表現出來。從這種對天主的信賴，使他「全身都被充滿。甚至不是從人而來

---

<sup>29</sup> 參：Joseph Lortz, *Die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2 Bde., Freiburg i. Br. 1939 f., Neuausgabe Freiburg i. Br. 1962 (daraus die folgenden Zitate). 該著於 1939 年及其後問世，並於 1962 年重新出版，以下引用均出自 1962 年的版本。

<sup>30</sup> 洛茨和他有關於路德的註解，採取了一種不可克服的主觀思想，參：Klaus Unterburger, "Katholische Luther-Bilder zwischen Dämonisierung, Pathologisierung und neuer Offenheit" (暫譯〈天主教會介於妖魔化、病態化和新的坦率之間的路德形象〉)，in *Lebendige Seelsorge* 67 (2016) 379~384, hier S. 381；也參看同作者的著作 "Unter dem Gegensatz verborgen" (暫譯〈在隱藏的對立底下〉)，Münster 2015。



的激動模式……這樣的充滿和能力是從沉靜在天主內而來的，他的話語和祈禱都是出於這樣被天主充滿的沉靜！對照所有人的漠不關心，那不是天主的心意和作為！<sup>31</sup>」

根據洛茨的看法，路德神學的理念和他的訴求多半是天主教會的看法，並可能是從晚期中世紀神學發展出來的。這樣的觀點主要是對年輕的路德，當然還有對他針對贖罪卷提出的九十五條論點。許多路德不認識而提出的疑問，是那些最重要的士林哲學代表人物已經澄清過的問題。因此路德的想法是「錯誤的」(irrig)，其實路德的訴求僅是反對教宗制度的徹底施行。從洛茨對路德的研究，可以總結說：「路德在內心打倒了天主教會主義，但這個主義並非是天主教會原本的意義」<sup>32</sup>。這是洛茨在 1939 年很有勇氣的說法，甚至這樣的觀點很技巧地隱藏在他內容豐富的著作中<sup>33</sup>。

伊澤洛 (Erwin Iserloh, 1915~1996) 也提出了他的論點，有如為路德的形象行了加冕。他認為 1517 年 10 月 31 日路德針對贖罪卷張貼的論點是個傳奇。路德按照規則進行抗議：「一封請願

<sup>31</sup> 同上，385 頁。

<sup>32</sup> 同上，176 頁。

<sup>33</sup> Peter Manns 在 1962 年新發行的版本之後報告說，這個工作「激起教宗碧岳十二世 (Pius XII, 1939~1958 擔任教宗) 極度的反感，且不允許再出版」，參：Peter Manns, Lortz, *Luther und der Papst* (暫譯《路德和教宗》)，a.a.O., Bd. II, 353~391, hier 357。Jedin 在 1966 年還肯定說，這個著作很幸運地沒有被翻譯為義大利文或法文，特別是它也逃過了天主教會官方的審查。

書，附上神學評語——針對贖罪卷的論點——呈交給主管的主教，希望能收回贖罪卷的指令，並尋求一個更好的方式公布」。他並不知道這些論點被翻印，並且廣傳於整個德國。就像伊澤洛所說的，路德「並非有意成為改教者」<sup>34</sup>。

這種對路德新的評價，在教會官方也得到了證實。羅馬教廷合一秘書處的前部長——樞機主教維勒布蘭德（Johannes Willebrands）在 1970 年路德會世界聯盟的全體代表大會上宣布：我們得以「帶著喜樂確定地說，天主教會的學者這數十年來對宗教改革、對路德的形象和神學的研究，有了學術上更確實的理解。……數年之久的對話，消除了許多誤解。有誰今天能夠否認……馬丁路德是一個有深度宗教性格的人，他以真誠和全心去探究福音的信息……他想要成為我們共同的老師，因天主必須始終與主同在，我們最重要而關乎人的解答，必須從絕對信賴天主和愛慕天主而得到」<sup>35</sup>。

「路德是我們共同的老師」，如此新穎的說法是教宗本篤十六世（Benedikt XVI, 2005~2013 擔任教宗）沒有說過的；但教宗 2011 年 9 月極有意義地訪問了路德在埃爾富特（Erfurt）的奧古斯丁修院（Augustinerkloster）時，評價說：「使路德內心焦慮的，是對天主的疑問，這種深沉的熱切感情，驅動著路德一生的生命和

---

<sup>34</sup> 參：Erwin Iserloh, *Luther zwischen Reform und Reformation*（暫譯名《在改革和改教之間的路德》，München 1968），82。

<sup>35</sup> 這個談話被刊登於《路德宗的評論》（*Lutherische Rundschau*），20 集（1970），447~460 頁。

他所走的路徑」<sup>36</sup>。這種爲了天主的基本決定，是教宗對於這時代所強調的主題，這說法間接地肯定了路德作爲信德的老師。

2016年宗教改革紀念日，教宗方濟（Franziskus, 2013~）與路德會世界聯盟的代表在瑞典的隆德主教座堂（Dom zu Lund, Schweden）參與合一教會的崇拜慶典，以此展開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官方慶祝活動。教宗在講道中，說到路德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如何得到仁慈的天主？」他說：「這個決定性的問題，在於人與天主正確的關係」。這種關係帶來「人類在天主面前所表現的存在本質」<sup>37</sup>。教宗和路德會世界聯盟的主席友南（Munib Younan）在此崇拜共同簽署的聲明中強調：「使我們聯合的，大過使我們分離的」。過去的爭論在今天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如教宗的特權、教會觀和聖事等），但這些爭論過去和現在都不能夠破壞這個共處和聯合。如同他們在這份聲明中所公布的，衆教會現在盼望「放下我們所擔負的歷史事件」，衆教會有責任「共同見證天主憐憫的恩寵」<sup>38</sup>。因此，教宗簽署了一份文字以表達感謝，他說：「爲了我們透過宗教改革所領受的屬靈的和神學上的恩賜」，使雙方的關係展開了新頁。

---

<sup>36</sup> 參：Verlautbarungen des Apostolischen Stuhls Nr. 189, hg. v. Sekretariat der Deutschen Bischofskonferenz, Bonn 2011, 71. 由德國天主教會議的秘書處編輯的期刊《宗徒職務的公告》。

<sup>37</sup> 參：de.radiovaticana.va/news/2016/10/31/die\_papstpredigt\_in\_der\_kathedrale\_von\_lund/1268965.

<sup>38</sup> 參：de.radiovaticana.va/news/2016/10/31/die\_ökumenische\_erklärung\_von\_lund/1269072.

#### 四、回憶的療癒——成義（稱義）的通告

面對路德過去和現在所描繪出的反抗形象，我們今天被召叫要達成回憶的療癒。天主教會主教會議和德國福音派教會（EKD）的委員會，在 2016 年 9 月所簽署的共同文件，標題是「回憶的療癒——耶穌基督的見證」<sup>39</sup>，已經以「回憶的療癒」（healing of memories）作為宣傳，並且提出對路德共同的理解。在這份文件的核心，是有關成義（Rechtfertigung 稱義）的信息。成義的信息甚至被講成是路德個人領受的任務，這個信息成就了路德改教的工作，致使我們今天也必須重視路德，甚至也許共同讚揚路德。成義的信息成了路德信理的中心，卻沒有提及路德有關弊端的批評和對教宗制度的抵制。

身為一個修士，路德所焦慮的問題是：「我如何得到仁慈的天主？」作為一個在奧古斯丁修會隱居在埃爾富特修道院的人，他感覺自己像個罪人。有一天他要單獨地站在他的審判者面前，他自問：「我必須作什麼？」使他能夠通過這個審判，這是他恐懼不安的疑問。「我所有的祈禱、彌撒、告解和奉獻，這些虔誠的功課真的有幫助嗎？要能贖去我的罪過，這些功課我作得足夠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路德從《羅馬書》找到了，就是：「義人

---

<sup>39</sup> 參：Deutsche Bischofskonferenz / EKD, Eine gemeinsames Wort zum Jahr 2017 (Gemeinsame Text Nr. 24), Hannover 2016. 德國福音派教會的德國主教會議，對於 2017 年的共同文件。譯註：EKD 是 Evangelische Kirchen in Deutschland 的縮寫，即德國福音派教會。

因信德而生活」。路德後來自己寫下了他蒙光照的啓示。因此，路德對成義的解釋是：成義不是透過我們的作為、工作或悔罪而成就，乃是因信德所成就，我們無法以任何作為而得到成義為酬勞。不是我們所作的使我們成義；而是天主藉著基督為我們作的，使我們成義。我們只要透過信德就能分享天主的正義，這就是「惟獨信德」(sola fide)。

在此首先要確知，對路德最重要的是：信德不是一種「作為真理的命題」(Für-Wahr-Halten)的態度，而是一種存在生活的方式。人們在這種方式中，在天主內被建立，因此他所信賴的不是自己的成就，而是信賴天主，惟獨信賴祂。信德不是人的成就，不是個新作為，也不是比一些艱難和負擔沉重的贖罪功課還更容易完成的事情，就像路德那個時代在修道院所作的；反而，信德是要放棄這些，放棄期望靠自己的成就。

行為並非不好，但是行為不能使人成義；信賴靠行為而成義的，就是不信。信德與人在天主面前的生活相稱：對天主完全敞開，以在祂內的生活為中心。反之，不信則是人對自己的關切——關切他的成就和他的罪惡，把自己關起來，以致成為抵抗天主的防禦。這樣的態度使人無法認識天主，同樣也不認識自己，他停留在殘廢的狀況。信德從這方面理解，主要不是在智識上對信理和《要理問答》中「作為真理命題」的道理，而是一個人在天主面前整體的態度；對此，路德對天主說：「我相信你，我信任你，我信賴你，我全然對你信賴」。

對路德而言，有關成義的信息不是一種信仰真理而已，而

是像路德宗的傳統所表達的，成義是信仰的中心，信仰和教會因而建立或傾倒。「就算天地都墜落，對這個信條，也不能讓步或屈服」<sup>40</sup>。這信條是信仰的中心，也就是路德簡化所說的「福音」(Evangelium)所表達的意涵。這信條也是天主所闡述的，其功效是能使人得到永生的福樂。天主藉由耶穌賞賜人永生福樂的信理，成為有系統的信理，從這信理產生信德的信理，一起表達出來。梅朗東 (Melanchthon, 1497~1560) 把它正式寫出來：「所謂的認出基督，是認出他的善行，不是他的本性」<sup>41</sup>。成義的信理是信仰信理最重要的中心，是個判準：所有其他信理和每個教會的規矩和組織，都要以它來校準、以它來判斷。成義「不僅是信仰信理的一部分，而是批判和構成這些信理的典範」<sup>42</sup>。

在宗教改革中，就是藉由這個判準的應用，所有認為要透過人自己努力、以自身的力量保障人死後能在天主的審判中得到永生福樂為酬勞的想法和實踐都被拒絕。路德確信：羅馬教

---

<sup>40</sup> 引自路德的施馬加登信條 II, 1, BSLK, 415 頁。譯註：BSLK 也可以寫為 BSELK，意為福音派路德宗教會的信仰告白。

<sup>41</sup> 參：Loci communes (1521): "Hoc est Christum cognoscere, beneficia eius cognoscere, non eius naturas" (Einleitung Nr. 13, in: VELKD [Hg.], Gütersloh 1993, 25)。《教義要點》拉丁文原文。譯註：VELKD 是 Vereinigte Evangelische-Lutherische Kirche Deutschlands 的縮寫，意為聯合的德國福音派路德宗教會。

<sup>42</sup> 參：Gunther Wenz, "Konsens in Grundwahrheiten der Rechtfertigungslehre?" (暫譯《對成義信理基本真理的贊同？》，in *Una Sancta* 52 (1997) 239~253, hier S. 242。Wenz 將成義視為一個「按照規章的想法」(regulative Idee)。

會不僅在贖罪卷的處理上有錯誤，而且在彌撒和教會官方的信理上，都要求人必須靠善行得救贖，尤其是教廷有關成義的信息，都出賣了福音。

對於路德把彌撒當作教堂的贖罪祭，或說教宗是反基督的這些毀滅性評論，都不能解釋為口頭的失言，以及在衝突的情境或那時代的粗人說話方式，這些評論乃是神學上極為確切的想法。路德看見羅馬教廷的教會違背福音、主張行為主義，就是放棄了完全信賴天主，因此他必須宣布與教會脫離關係。

路德確信，人們在教會裡無法得到福音和永生福樂；教會反而把人們引向滅亡。這是宗教改革的嚴肅課題。誰如果沒有想到這一點，把宗教改革視為權力鬥爭，或是為了令人惱怒的弊端而爭執，或解釋為虛榮和固執己見，就是沒有正確地深入認識這個事件。當然，所有事情都影響了這個事件，羅馬教廷和主教們就像抗議的行政階層，但當時所爭議的焦點，就是得救的問題——為了永遠的福樂和正確的途徑。這就是路德提出的挑戰，就算贖罪卷的弊端放在一旁，仍然有這個問題。

對於這個挑戰，羅馬教會在特利騰大公會議已經更改了得救和成義的信息。然而更急需處理的，是許多在這個問題周邊的疑問，官方教會並沒有解答，如對於神學上有關罪的問題，尤其是不同教會因應的做法差異很大，這都需要說明清楚。還有特利騰大公會議上解釋，人的永生福樂不是善行的酬勞，而是天主的贈與，是人用自己的力量不能賺到、也不必賺的，這是出自天主的恩寵，是贈與，而非酬勞。大公會議第一次公布

的政令法典就說到成義：「誰若說，人能透過他的行為，就是透過人本質的力量或法律教導的居間調解，不要天主藉由基督耶穌的恩寵就能夠成義，他是被排除在外的」<sup>43</sup>。

這個說法修正了某些人的想法，他們將永生福樂與人的作為連結，以及這種觀念的擴展，使人至少能在某個特定範圍內自己贖罪。在蒂賓根（Tübingen）的神學界，比爾（Gabriel Biel, 1420~1495）就宣講這種論點，他說基督的贖罪所贖去的是本質罪（Erbünde），對於人個別所犯的過錯，各人要自己贖罪。這種理論，為作為贖罪工具的贖罪卷奠定了基礎，也造成了路德的抗爭。遺憾的是，這種信理並未在特利騰大公會議中，為與天主教會的信仰一致而予以拒絕。

宗教改革主要的抗辯，就是在於贖罪的方式與其所根據的信理，這也是特利騰大公會議所拒絕的。再次引述洛茨說：「路德在內心打倒了天主教會主義，但這個主義並非是天主教會原本的意義」<sup>44</sup>。福音派的教會歷史學家哈納克在一百多年前就確認，假使大公會議的這個論點不是遲至 1547 年，也就是路德去世後一年才公布，而是在 1517 年路德論點的衝擊發生時，就作為教會官方的信理和實踐，那麼教會在十六世紀的歷史就要重寫了<sup>45</sup>。

---

<sup>43</sup> 參：DH 1551.

<sup>44</sup> 參註腳 30。

<sup>45</sup> 參：Adolf v. Harnack, *Lehr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暫譯《信理歷史的教科書》，Bd. III, 4. Aufl. Tübingen 1910），711。



雖然如此，對於具體的實施和這個基本論點的後續情況，在特利騰和路德宗成義的信理之間有所差異，在成義的信理下眾多的信理被定為錯誤。這些信理並非與成義的信理的基本立場衝突，而是與成義的信理衍生出的不同具體作法有所衝突。特利騰重視對人的要求，在本質上比宗教改革要強烈。近來，人們看見福音派對惟獨信德的理解造成對人的貶低、沒有責任感，和對個人倫理道德的影響。在福音派這方，批判在成義的過程對好行為的強調，就如特利騰大公會議所公布的，人想要透過自己的行為得到永生福樂為酬勞，反之這是由天主擔保的，可能是透過神秘的方式給與人。雙方對成義的基本說法還不一致，保留了具體的神學和實踐的差異，至少有些差異被雙方看為教會分裂的原因。

神學家努力工作，在二十世紀有了成果；在十六世紀的判決中，因為與成義的信理有衝突而被拒絕的信理和實踐，今天教會不再維護，也不再爭論。但信德和行為這議題，仍有必要再清楚說明，作為例子。

## 五、信德和行為

當路德說到信德的時候，他對信德的概念是很廣博的，包括了人與天主的關係。在這種概念下，信德包括了出於愛德所影響的行為。信德在路德眼中是「化為肉身」(inkarniert) 展現在關愛近人的行為上；若沒有做到這樣，就「證實這樣的信德根

本不是信德」<sup>46</sup>。在路德為德文聖經的《羅馬書》所寫的導論中，他甚至說：「信德是活潑的、有力的、積極的、有影響力的，這樣的信仰不可能沒有好行為」<sup>47</sup>。行為是信德的果實，信德不會沒有行為。單單「信德」這詞，就必然已經包括了行為，絕不會把行為排除在外。而特利騰大公會議所說的信德，是一種狹窄的概念，這種概念是基於要與默示「作為真理的命題」和教會的信理看齊；以致後來特利騰必須說，若沒有好的行為，惟獨信德是不能成義的。

信德和行為的爭論，從宗教改革時期直到二十世紀，都沒有人發現這僅是彼此對信德概念的差異產生的對立，此乃教會歷史的悲劇。這種相互的不信任，在十六世紀控制了雙方，使雙方不再能清楚認識對方，而以不同的信德概念爭論，相互排斥。然而，他們若能有一個長時間的討論，不管怎樣，回到奧古斯丁（Augustin, 354-430）的觀點，雙方站在一起，以友好的關係商議出一致的看法，則如同佩施（Otto Hermann Pesch, 1931-2014）的評論：信德和行為之爭證明這是「最沒有必要爭論的議題」<sup>48</sup>。

類似的方式也能解決其他的爭論，這些爭論一向被看成是教會分裂的原因，如聖經文本和教會傳統的關係、基督真實臨在聖餐禮的餅杯、彌撒作為祭獻的解釋等等。甚至有些議題在

---

<sup>46</sup> Otto Hermann Pesch, *Hinführung zu Luther* (暫譯《導向馬丁路德》; Mainz, 1982), S. 167。

<sup>47</sup> 參路德論點：WA DB；根據 Pesch 引述，參考書目同上，167 頁。

<sup>48</sup> 同上，167 頁。

教會的解釋也有爭執，可以確定地說，把這些議題當作教會分裂的原因不是絕對必要的，包括聖人和聖母的崇拜、普通司祭職和受祝聖司祭職的階級制度，甚至有關教宗的問題。

在合一教會神學的認知基礎上，代表福音派教會的路德會世界聯盟和羅馬天主教會，1999年10月31日在奧格斯堡（Augsburg）簽署了對於成義的說明。聲明中確認，對於長久以來對成義信理所判定的錯誤，合一教會的同伴們將不會（或不再）爭論，並且教會不因這個存留的差異而分開。

「因此，路德會和羅馬天主教會詳細說明成義信理的差異，並彼此兼容。」（40條）

「在此聲明中所列出的路德宗教會的信理是沒有被特利騰大公會議所批判的。在路德宗的信仰告白文件中被拒絕的，也不與羅馬天主教會在此聲明中所列出的信理有爭議。」（41條）

這個聲明中也確定寫到，成義的信理對共同的信仰信理和教會的實踐，是絕不能放棄的標準。這個標準也不允許與教會的教條和教會的實踐及敬虔的儀式矛盾。路德信息的中心——成義的福音——不能分裂教會，如同這數百年的分裂，而要聯結教會。

當然，成義的信理也適用於我們當代的思想環境，因為這個道理絕不會過時，像有些人所主張的。反而這個信理成為人們普遍的經驗，我們可以從生活中想出很多東西是無法製造或購買的：我們是怎樣的人、我們的健康、職場和家庭的幸福、

與兒女的愉快相處。成義的信息說明，我們生活中的幸福全部（不是部分）都不只是倚靠自己的作為而有的，而是來自天主允諾給我們的愛。在幸福這件事上，人們不論作到或沒有作到，都不是靠自己，不管他認為自己有價值，或是他走過的人生大都變了樣。他仍然可以肯定自己，因為天主已經肯定了他。若人未把自己的價值建立在天主的愛中，當社會否認其尊嚴和價值時，他就很難對人的尊嚴和價值保持正確的立場。成義的信息說明，不論我們是在憐憫或寬恕之下，我們仍要盡我們所能的去作，就算我們在限制中，還是在天主的憐憫內。因為永生福樂絕對不是我們能要求的，我們能安心地去作我們所能作的，但我們無須為是否得救而顫抖。

成義的信理對倫理有很好的教導，不能批評為被動，如同天主教會的神學爭論數百年來所教導的。成義的信息並非僅是基督宗教信仰中的小問題，而是所有信理的判準，就如共同聲明中所確認的。接下來，對於這個議題，教會至目前尚未有共同明確的表白。期待在此宗教改革五百年慶典的回顧能幫助我們，沉重的回憶能得到療癒，且忘記過去對此問題流傳下來的批評。在嚴重的爭論之後，路德表明和公開了他的喜樂，也將這喜樂帶到了合一教會的潛力中。人們必須結出果實來。